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23年7月2日 星期日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屠会新 E-mail:zzrbty@163.com

知味

河洛银条

♣ 王宏治

银条是一种蔬菜，是我认为极好的下酒菜。它的主要产地在郑州、洛阳之间的河洛地区，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外地来的朋友，都说从未见过。

我小的时候，老家农村就有人种植银条。每家每户春节前都要买一些，调制成精美的凉菜，用大号菜盆盛着备用。年夜饭吃，大年初一吃，新客来了吃，那是家家必备的一道预制凉菜。

银条是一种一年生唇形科植物，可食用部分是它的地下根茎。成色好的银条呈亮白色，挖好了，出来的都是二三十厘米长的圆条。它肉质脆嫩，无纤维，味稍甜，含水分较多，营养丰富，有研究表明，银条富含糖类、酚类、维生素、粗蛋白、氨基酸等物质。

关于银条的由来，传说商朝宰相伊尹在辅佐商汤时，在都城西亳（今偃师一带）附近发现了一种“根茎洁白、嚼之酥脆”的草茎植物，培育后做成了一道味美可口的菜肴，人们就称其为“尹条”。又因能用它换回银子，便称其为“银条”。后来还成为多个朝代的贡品。

洛阳市偃师区种植银条历史悠久，2011年农业部批准偃师银条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资料显示，偃师的银条产量占到了全国的95%以上，大量种植催生了十多家银条加工厂，产品已经卖到了国外。

银条喜光照、耐潮湿，沙质土壤栽培尤为适宜。在黄河滩区，专业种植户介绍说，银条在春分前后播种，谷雨前后苗齐，六七月份进入旺盛生长期。

种植银条时，选择粗壮匀称，无病无残的根状茎作种条。先将种条折成几段，每段留2~4个芽眼，再用赤霉素浸泡15分钟即可扦插。在畦上开深6厘米左右的壕沟，在沟内均匀种植，每亩地7000株左右。

巩义丘陵地区早有种植，但产量都很低，都是小地块，自家种自家吃。这两年，巩义市康店镇黄河滩区也兴起了种植潮。镇里虽然已建立了一家银条加工厂，但大部分还是送到了邻近的偃师。

银条生长期约300天，夏季以地上茎叶生长为主，立秋后，地上部分生长缓慢，地下块茎开始膨大生长。霜降前地上部分枯死，地下块茎形成。霜降后银条就可以采收，有的专业户已经把采收时间推迟到了春节后，土地里的保存效果甚至比冷库还好。采收季节，劳动场面是黄河滩区的一道风景，几十个以妇女为主的采收工一字排开，捡拾机器挖开的银条。

银条的主要食用方法是凉拌。把银条洗净，切成一寸长的段，在开水中焯一下，捞出来加调料搅拌成自己喜欢的味道即可。我妻子制作时，有一次煮了4分钟，银条就全部变成面的了，完全没有了脆性。朋友引进了一家青海拉面，他把凉拌银条加进了凉菜，效果不错。有人说，要保持银条的白色，就在热水焯后放入凉水。他试了以后感觉并不理想，又反复试验，最后发现，把银条从热水中捞出后，先放一会儿再入凉水，效果就出来了。

听说有的厨师发明了银条炒虾仁，上了招待外宾的餐桌，极受欢迎。

人与自然

夏天的雨

♣殷雪林

夏天来了，雨就多了起来。

夏天的雨给人的印象总是乌云压城，来得急去得也快，瞬间电闪雷鸣，风狂雨骤；眨眼劈头盖脸，噼里啪啦。结局多半草草收场。但我们家乡豫南夏天的雨却并不都是这样，尤其六七月份的雨，好像和江南的梅雨有些类似，雨一直是淋淋漓漓、连绵不绝，有时能断续下个十天半月，或大或小，或疏或密，下下停停，停停下下。

对于这样持续不断的雨，大多人是由爱到烦。爱是因为雨水能去暑热，利于植物庄稼生长，能将世界冲刷得干干净净，带给人一个清凉崭新的境界。烦是因为下久了，雨水让人出行不便，耽误工作，耽误行程，到处湿漉漉水淋淋，让道路泥泞环境潮湿，也容易使物体发霉。如果雨下得特别多特别大，作物更会遭灾，还可使江河洪水泛滥，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威胁。

面对雨水给生产、生计、生活、安全等带来的一些烦恼烦琐问题，多由大人们去思虑纠结处理。童年里的孩子却没心思管它，多半照例是无忧无虑的，雨天对于孩子们来说还会别有一番情趣呢。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夏天的雨。

记得儿时一到夏天，天特别热，那时没有空调，电扇也很少，只有芭蕉扇、蒲扇来缓解暑热，这能起多大作用啊？所以就盼着下雨，雨一下，小伙伴就会打着赤脚光着脊梁，在雨地的街道或大院里痛痛快快地疯跑，任那凉丝丝的雨水将身体淋透，直到大人们吆喝并警告会感冒或最后将我们逮回去，不过已经凉够本了。

夏天的雨时常会夜里光临，如果风不是很大不是很急的话，家家户户就会将门窗打开得大大的，任那凉爽的风快快吹进闷热的屋来，获得一时的清凉。有时会遇到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大人小孩一起被困在家里，也不能出门乘凉了。只得一起看那一道道闪电从乌黑的天上不断划过，只能一起听那阵阵雷声从天边隆隆滚来。惊心动魄，地震山摇之际，这时孩子们就会很害怕，不自觉地往大人身边黏靠，大人尤其是老人看出后就会站出来为我们壮胆：不要怕，不要怕，这是雷神在劈妖怪和坏人呢，他不会伤害无辜。说世上如果有妖怪成精后祸害人间，就会遭到雷神劈，躲到哪雷神就会劈到哪。还说如果一个人在世上不学好，尽干丧尽天良昧良心之事，也会遭雷劈。说得我们就信了，祈祷雷神一定将为非作歹的妖怪和坏人都劈尽，还真诚地在心里默念一辈子一定要学做好人，从此世界变得美好安宁。听了大人的安慰后，我们的心安顿多了，但夏夜的梦里时常还会被闪电和雷声惊醒，不过很快被睡意笼罩，凉爽舒适的环境里使人能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最喜欢夏日里农村的雨，农村的雨中比城里要好玩有趣多了。暑假里常去乡下的姥姥家，正好赶上雨季，常常遇到雨，雨将乡村冲刷得洁洁净净，雨霁后，天朗气清，视野辽阔，远村田野尽收眼底，到处碧草绿树，空气清凉，植物庄稼也生长旺盛。赤足走在田埂上或田地里，土地也像是抹了膏油，软软的润润的滑滑的，抚摸着脚底板舒服极了！

乡村没有节假日，农民们一年到头忙碌，下雨天就成了他们的休息日。一下雨，得了闲，村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男人们喜欢吹牛谈天，女人们爱纳鞋底掐草辫。我记得那时姥姥家的草屋最是热闹。她的小院绿树浓荫的窗下花坛还有棵很大的栀子花树，很是吸引人，雨中洁白的栀子花开得特别繁盛，洁白的花朵凝着水珠低垂着挂满枝头，老远散发出浓郁的香气，素雅皎洁的姿容令妇女们眼馋。姥姥家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大家争抢着你来掐三朵，她来摘两朵，别在头上或衣襟上，个个笑容满面香气满身。

连续的雨天，孩子们会被阻隔在家里，不过雨水又怎能拴住孩子们的心和腿脚呢，趁雨小时，孩子们就会借口帮家里放牛或是野滩里割草，带上斗笠披上蓑衣，三五成群跑去碧绿的田野里疯野。草滩里水草丰美，新发的嫩草儿绿莹莹挂满雨珠，成片成片倒伏在地上，又香又甜，满滩都是，牛儿不用费多大劲就吃得肚皮滚圆，这时我们骑在牛背上，任凉爽的风儿吹拂着，听着四野里的蛙声，就会情不自禁地齐声唱起儿歌：老天爷别下来，乡里的蛤蟆长大来。说来也奇怪，有时随着我们的歌声，雨脚真的就停了下来，好像老天爷有感应似的。雨一停，我们就会结伴去野外草地或庄外远远的坟地里捡地菜皮，地菜皮是草滩里的一种食用菌，很好吃，是多雨天大地难得的馈赠。

雨天最有趣的还是捉鱼，雨下得满塘满堰往外漫水的时候，鱼儿高兴得欢蹦乱跳，就是捉鱼的大好时机。沟沟渠渠里到处哗哗地唱着歌声，找一塘堰的漫水处，放置一张栅网，鱼儿有追逐活水的习性，纷纷跑来。随处流动的稻田沟里，也可以放置几只小撮网，双管齐下，不到半天工夫就会大有所得。还可用扳罾去扳鱼，河坎、塘、堰里鱼儿乱窜，找一活水处、回水湾，雨下得水色混浊，鱼儿视力受限，雨天鱼儿警惕性更会降低，往往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小时候很喜欢夏天的雨，常常盼着下雨，因为那时只想着好玩，心里不装其他的事。长大了，只希望夏天的雨不多不少，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诗酒共华年（国画） 王冲

荐书架

《故宫文物南迁》：重构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 秦雪莹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此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全系列累计销售突破50万册，可以说是近年来一套现象级的文化读本。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在祝勇的笔下，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同样也有小说散文的趣味盎然。

聊斋闲品

祸从口出

♣ 郭法章

近读《太平广记》，其中有《永康人》篇，作者涉笔成趣，读来耐人寻味。

三国时期，有浙江永康人进山遇到一只千年老龟，追而缚之。这时乌龟突然口吐人言：“今天出门前没看黄历，竟然被你捉住，真是倒霉透了！”永康人觉得好生奇怪，便打算把乌龟运下山去献给吴王孙权。

一天晚上，运送乌龟的船只停靠在一个叫越里的地方，永康人把船系于一棵大桑树上。夜半时分，老桑树首先打破沉默：“乌龟兄，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我被人抓住了，准备煮了我做肉汤。”乌龟深深地叹息一声，随后却又言之凿凿地自夸道，“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即使砍光了南山上所有的树木当柴烧，也煮不死我！”

老桑看乌龟有些自命不凡，遂提醒道：“听说有一个叫诸葛元逊的人见多识广，他肯定有办法呢！”

老桑的提醒也着实让乌龟吃了一惊！乌龟赶忙阻止住泄露天机的老桑：“桑兄不要饶舌多嘴了，隔墙有耳，不然灾祸将降临到你我的头上！”

第二天，永康人把乌龟运至京城，孙权下令煮龟，用了成百上千车的柴火，煮了几天几夜，乌龟却在大锅里谈笑自若。这时永康人突然想起那天晚上老桑树和乌龟的对话，便对吴王说，听说诸葛元逊见多识广，他肯定有办法！诸葛元逊是诸葛亮的侄子，才思敏捷，滑稽多智，其聪慧程度丝毫不逊于叔父诸葛亮。诸葛元逊献计于吴王：“大王，像这种千年老龟必须用千年老桑树烧火才能煮熟。”

孙权派人到越里，砍掉了那棵千年老桑树当柴火，老龟很快便煮烂了。现在越里古镇已成著名旅游景点，那个地方是否广种桑树不得而知。不过后来人们在烹煮乌龟时的确要添一把桑树枝的。当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桑树作柴了，大概是用高压锅之类的厨具罢。

本来桑树与老龟八竿子打不着，最后却稀里糊涂地为老龟作了陪葬。桑树冤吗？其实说冤也不冤，谁让你口无遮拦，满嘴跑火车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看来古训非虚，足以为后人戒矣！

灯下漫笔

走不出的乡愁

♣ 张中民

离开是为了抵达。

每次回故乡，我心里总会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情愫，激动、兴奋、悲观、失望、惭愧、内疚、抑或胆怯……各种心情兼而有之，从而构成了我的回乡情结。出市区，车子沿平桐路一直向南，过澧河、穿夏李街，前行不过五里地，就是我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故乡。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原小村，然而她却是我的最爱。因为我在这里出生、长大，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的青春年华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房屋成排，树木成行，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这里是人间的另一个王国，大地上的天堂。村庄的四周是肥沃的田野，麦子、玉米、红薯、高粱、大豆、芝麻……各种农作物轮番种植，一年四季的庄稼在里面交替成长；南边隐约可见的，是横亘在那里的八百里伏牛山的余脉，村北是一条自南而下、在村子西北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淙淙向东流去的小河。村庄西边半里处是一座阔大的树林，里边板栗、槐树、栎树、杨树等各种树木交错栽种，真可谓杂树丛生，青草葳蕤，像一道道屏障似的护卫着树林深处的苹果园、梨园、桑园、桃园等各种果木。一口用来灌溉的浅水井，井台光滑、上架水车，灌溉渠伸向四面八方。井水尤其甘甜、清冽，常常成为村人汲水的地方。一年四季，这里都是我们玩乐的童话世界。村东一条贯通南北的过车马路，在左右两条路边水渠的陪伴下，一路向北延伸，直通小镇，是村人去往乡镇、县城和省城，进而走向外面世界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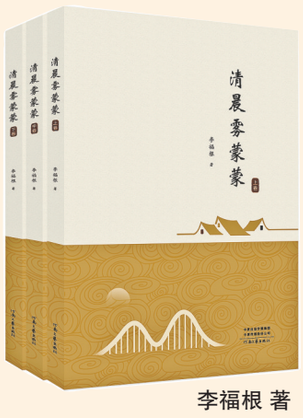
这是一座安详、宁静而又美丽的村庄，一座高高的水塔矗立在村子中央，水塔四周是一片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房屋，纵横交错的十字路口处，依次设有卫生室、经销点和生活小超市，这里俨然是村庄的经济中心。那座象征全村政治中心的村部，如今已经搬迁到村子南端，一个四周被铁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里边篮球架、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坐北向南的一排新建房屋门前，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被命名为村党建活动中心的红色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那座象征着乡村文化教育的小学校，就坐落在村子的东南角。过去这里是几间柴瓦房，如今立在那里的是一座二层高的教学楼。当年我曾在这里读书、学习、嬉戏、玩耍，这里装载着我快乐的少年时光。全村有四个村民小组，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位的地理分布，每个村民小组相对独立又互为一体。四口归属四个村民小组的水塘，过去就像村庄水灵灵的大眼睛那样汪在那里，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人们在里面养鱼、种藕、泡麻、洗衣、取水、牲畜饮用、游泳、溜冰……曾经承载了小村人的几多欢乐，如今却难觅踪影。

过去的小村很大，我经常迷失在她的怀抱中，总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间王国，因此童年时的我经常在这样的王国里漫步。我用童年的目光打量着她、观察着她、了解着她、呼吸着她，有时我也会在行走的过程中，看着眼前的一切，情不自禁地发出内心的呼唤……就是在我无数次的行走和观察思考中，我渐渐熟悉了她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熟悉她的每一棵树木、每一条沟渠，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同龄和比我年长的乡邻，我熟悉他们的故事和性格，因此在我有时所写的小说中，他们常常是我作品中的道具和背景，他们就是我塑造人物的原型和主人公。我爱他们、敬他们，这里是我一生的情感发源地，是我一辈子都写不完的文学故乡……

小时候，我常常把我的村庄当成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我们的附属，因此她在我的心目中无比高尚，无比温暖。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我的村庄其实很小很小，小得就像一座戏曲的舞台，三五步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一眼就能看穿各个胡同口处的风景，小得连地图上都没有具体的标记，小得除了故乡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难怪每当有人问起我的家，当我报出她的名字时，他们都会大睁双眼表现出一片迷惘之情，就好像我说出的是一串外语单词那样陌生，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哦，我的故乡实在太小了，小得不为人知，特别是后来我去过乡镇、县城、省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全国其他地方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的村庄实在太渺小了，小如一棵草芥、一粒沙子、一粒尘土、一滴水……然而就是这个世界上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却是我诗歌的天堂、小说的世界、心灵的故乡，我一辈子都走不出浓浓的乡愁，走不出对她的牵挂和梦想。

故乡在上，我亲亲的故乡啊，我永永远远都在这无边的乡愁里徜徉、游荡……

连 载



李福根 著

弄到车皮计划指标，转手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钞票。“倒爷”们发了财，靠“山”吃“山”的掌权人，顺理成章地得了“实惠”。倒爷的钱潘家龙看着像烧红的烙铁，那“烙铁”又令他垂涎，拐着弯让妻侄出手，时常做成一桩桩“生意”。

自感问心有愧的潘家龙，又想出了一个补偿办法。他老谋深算地说：“几家单位的人来找我，急着申报棉花、木材、钢材计划。你那厂只知道你回了老家，刚好趁工夫到路局、部里跑一趟，直接找咱们的老关系批指标。介绍信、申请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批下来的计划，不管多少节车皮都是你的，我分文不要。”

屠刚怀疑耳朵听岔了，急忙问：“咋说？”

“不管多少节都是你的。”潘家龙斩钉截铁地回答。

因祸得财，屠刚大喜过望，奔广州、跑北京，连续七八天连轴转，财源自然接踵而来。

列车铿锵的车轮带着一往无前的节奏“哐——哧——哐——哧”地行驶着。不到下午5点钟，屠刚二人便来到追讨货款的城市，直接赶往铁路分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屠刚掏出姑父的信，双手递到这位局长面前。

“老潘是好人啊，每次去他都那么热情。”王副局长看完信，打量了二人一眼，“喝水吗？自己倒，来我这里不要客气。”

屠刚起身把两瓶包装精美的洋酒放到王副局长办公桌的内侧：“我姑父给您带的，不成敬意。”

“家龙老兄总这么客气。你坐吧，我给你们要找的公司经理打个电话。”王副局长翻开一本通讯录看看，顺手拨通了电话，“喂，喂，怎么不讲话呀……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你是朱经理吗，架子太大了吧！”

“车皮的事先不忙说，你们是不是欠一家日化企20多万元货款，准备什么时间还呀？”

“又是车皮，你一个经销日化产品的公司，要那么多钢材干什么，是不是准备转手倒卖呀？什么？盖办公楼缺材料快停了，早干什么去了？有资金盖楼，这点钱为什么拖着不还？”

洪丽丝屏气凝神地听着电话，像是一个手执法杖的人斥责逾规越矩分子似的。她明白了，这就是权力的至高无上。至此，她的一颗心放回肚里，那笔货款没跑了。

“什么三角债、四角债的。一码归一码，明天上午他们有两个人去公司找你，对，把货款立即给他们汇过去，车皮的事随后来分局找我吧。”

放下电话，王副局长对二人说：“货款的事讲好了，你们明天只管去催他们汇钱。记着代我向你姑父问好啊。”

二人起身告辞，王副局长站起来友好地向他们挥手告别。

走出铁路分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道两旁的楼房，亮起了一片明亮的灯光。

“屠部长，你什么时间把信呀、酒呀都准备好了。”洪丽丝兴奋地说，“酒钱我掏，晚上我请你到一家像样的餐厅吃饭，我得好好敬你两杯。”

“先不忙吃饭。”屠刚停下来四处看看，说，“找个旅馆住下，准备明天找那家公司讨债吧。”

两人走过一个十字路口，眼前有宾馆的招牌被射灯一打白灿灿的分外耀眼，紧邻宾馆的餐厅，灯火辉煌，一辆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向偌大的停车场。

“就住这里。”洪丽丝依旧兴奋不已，“这边住宿，那里就餐，方便！”

二人在宾馆大堂登记住宿，洪丽丝要了一个标间的床位，屠刚包了一间客房。自打和姑父做上“生意”，他的腰越来越“粗”，虽频繁东走西奔，从来都是一人独居。和从未谋面的生人同室相处，他嫌别扭。拿过客房钥匙，二人直接来到那家餐厅。洪丽丝快步上前，要了个八人包间。

服务员问：“就二位？”

“对，二位。”洪丽丝说，“拿菜谱来，点菜。”

服务员提醒说：“包房最低消费600元。”

“知道。”洪丽丝脸上挂着难以琢磨的笑容，不停地翻动着菜谱，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看着菜的价格，心还是“突突”直跳。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对着菜谱点菜，翻来看去也没有点好一个菜。她想把菜谱递给屠刚，可是，不能。她咬咬牙下了决心，抬起头对屠刚说：“屠部长，要320元的鱼翅套餐吧。”

“去大厅随便吃点什么不好吗？”

“我不嘛！就要这种套餐。”

“小姐，需要什么酒？”服务员彬彬有礼地递过酒水单。

“这种。”洪丽丝纤细的食指一点那单子，干脆地说。配菜先后端上来，洪丽丝起身拿过服务员手里的酒瓶，斟满两杯酒，端起杯子诚心诚意地说：“屠部长，从咱俩相识到今天，总是让你为我操心，一直没有找个机会表示谢意，对不起呀。请，我敬你。”

屠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半，见洪丽丝喝干了杯中酒，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不经意地问：“你能喝多少酒？”

洪丽丝莞尔一笑：“我哪能喝酒呀，长这么大也没端过几次酒杯。你是大恩人，人家请你，能不喝点吗？”说着，她又倒满了两个杯子，“部长请，我敬你。”

“看来还行啊。”屠刚见洪丽丝白嫩的脸膛面不改色，打趣说，“喝酒最怕三种人，红脸蛋的，扎小辫的，拿药片的。你就属于第二种。”

“部长是鼓动我喝酒吧。”洪丽丝“咯咯”地笑着，“来，第三杯，我再次敬你。”

“慢点，分两次吧。”见洪丽丝一饮而尽，屠刚只好跟着喝干杯子。

“对了，部长，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你，这次回家住了许多天，嫂夫人好吧？”

屠刚的脸上罩上一层乌云，立即阴沉下来。他拿起筷子夹菜，手颤抖着，费了好大劲也没夹上。

洪丽丝看屠刚表情异常，关切地问：“家里发生了啥事？说嘛。”

屠刚索性一仰身子，后背靠在椅背上，两眼直视着天花板，愤愤地说：“没啥嫂子了，这次回去我们离婚啦。”

洪丽丝的眼珠转了转，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自罚一杯。”

她拿起屠刚的筷子夹了几道菜，柔声说：“刚哥，以后不是公众场合我就叫你大哥，咱喝酒吃菜。”她一只手端起自己的杯子，另一只手把酒杯送到屠刚的嘴唇边：“来，咱喝酒，不想那不愉快的事。”

两人说着喝着，不多时一瓶酒快见底了。洪丽丝往杯中倒酒，却把酒倒在了餐桌上。她高声叫道：“服务员，再拿瓶酒来。”

两盏鱼翅端上来，洪丽丝趴在桌子上已抬不起头了。

屠刚连抱带拖把她扶进客房，房间里已住进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看着洪丽丝软棉花条般模样，那妇女紧张地问：“她咋啦？咋啦？”

“酒喝高了。”屠刚嗫嚅着回答。

“怎么能这样？”那妇女抗议地嚷嚷道，“快把她带走！我绝不跟酒鬼住一个房间！”

屠刚自知理亏，只好把洪丽丝扶进自己的包房躺在床上。怎么办？屠刚在心里埋怨自己，孤男寡女出门在外，真不该让她喝那么多酒。他提过电暖壶，烧开一壶水倒出一杯放在床头柜上，转身走出包房锁了门。来到一楼服务台，他重新登记了一间包房，欲回房间休息，又一想，万一洪丽丝出点什么事，上哪说得清楚呢？真是活见鬼了！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博体路1号郑州报业大厦 邮编：450006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市监广发登字〔2019〕01-004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